

工作坊：協商：儀式和禮儀形式

Peter McIsaac, S.J. 著

廖潔珊譯

在專題討論小組報告和第一個工作坊中，我提出了在牙買加文化與文化之間對話的重要形式（和最成功的本地化方法）是含蓄的「協商」，它藉實踐的層面發生。透過運用，記號得到新的意義。非洲和歐洲世界之間顯而易見的矛盾被去除，不是經過刻意說成相似，或藉翻譯而來的理智綜合所能達到；相反，矛盾是依靠在崇拜中的行動，「顛覆」或轉變基督信仰中的記號而被磨滅的。

因此，雖然非洲傳統宗教強調熱心儀式的幸福論調與英國浸禮宗的道德理性主義大相逕庭，但仍出現一個基督信仰的獨特文化模式。然而，伴隨這文化融合的過程而出現的，是許多的紛擾——在非洲奴隸的福傳出現之前，基督信仰已深深地嵌在以暴力征服的社會結構之中；宗教機關創立社會團體，它們都在倫理道德上尋溯，接納更廣闊的社會種族等級制度。

1. 婚姻作為社會和宗教信仰的事實

在牙買加嚴重分層和差別對峙的社會背景中，其移花接木式的信仰內容和行動，在那時候，使歐洲基督徒視非洲文化和它的成份為迷信和邪惡，例如：迷信的治癒傳說和邪惡的激情與缺乏

婚姻儀式。¹ 婚姻被視為是社會上階級形成的切入點。可是，這階級的形成卻不是按其宗教信仰和道德規範的層面來說，而是來自其「令人髮指」社會上從屬於掌握霸權階級的指示。

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有浸禮宗傳教士的努力，克服皈依在社會上所面對的障礙，使對話的整個過程和「協商」得以可能。但是，婚姻作為道德規範和社會身份的標記，卻仍舊是大部份牙買加基督徒的疑難問題。² 五旬節派在下一世紀時出現，他們所面對的社會背景也一樣。

當時，五旬節派的一部份成功，是由於他們在儀式當中加入了激情和附靈的重要成份。但在禮儀協商出現之前，他們成功的一個極重要因素，是在舉行婚姻儀式時聖化出身低下層的非洲牙買加人。直到非洲牙買加人跨越了這個社會上疏離的境遇，基督信仰才能在其獨特的牙買加身份上得到協商。人類學家 Austin-Broos 對此現象表達得好，他說：

在儀式中對婚姻的重視，既能返回揣摩不透的宇宙論的生物體道德問題的治癒元素，亦可以靠近美國的復興文化的道德盡善盡美主義——使民間的慣常習俗與宗教機關得以成為一體；同時讓黑人和低下階層人民，得到擺脫作為牙買加象徵性的代表的機會，當然只限於同居和揣摩不透的生物體道德問題上。³

在五旬節派的運動中，會內領袖的角色在此顯得重要。通常在一個佔有主導地位的低下階層女性黑人的低下階層男性黑人集

¹ Austin-Broos, Diane J. *Jamaica Genesi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 Order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7) p.8.

² 我在「市中心」擔任堂區牧者，與基層人民在一起生活的七年時間中，我只正正式式的見證過一宗婚姻。堂區內的成員，結婚的只是少數，大部份成員都身處於「非正規的關係」中。

³ Austin-Broos (1997), p.11.

會中，「本堂牧師」被授與社會（和道德）職權主持婚姻儀式，同時亦擁有精神和靈恩性的權威——屬靈的「恩賜」；如果你意欲這樣，就會實現（非洲）古老的幸福論調傳統的治癒和激情內容。⁴

2. 恩寵和自由意志

婚姻儀式的事例使人對過程有深入的了解。在過程中，歐洲基督宗教信仰的道德理性主義和非洲傳統宗教的幸福論調，本來明顯截然不同，但都被融化了。在皈依的過程中，也許夾在兩個世界觀中間的不和諧成份，在存在於自由意志和恩寵經驗中間的典型神學張力中，找到相似的東西。當然，在牙買加的例子中，那張力並不是藉知識上神學立論來解決，而是依賴象徵性的儀式和先於概念的宗教經驗使轉移。

用這種方法，牙買加的五旬節派就能保存其嚴格的道德紀律，又同時開創一個儀式「空間」，讓人們借助音樂、舞蹈和由基督信仰傳統轉變過來的儀式來淨化心靈和治癒。在第一個工作坊中，我提到在日常生活中禁止音樂和舞蹈的例子，然而卻沒有在儀式慶典上取消，因為藉有節拍韻律的吟誦和動作使人回憶起非洲人的根，為精神上的激情提供機會。只是粗略地察看牙買加的宗教音樂歷史，就能揭示在明確宣稱道德的純潔卓越之外，他們對音樂始終如一和堅持不懈，它的重要性是經驗「恩寵」的基

⁴ 在第三個工作坊，我將探討更多有關牧者/傳教士在協商過程的重要性，尤其是「國外人」。

礎。用人類學的語言，為牙買加人來說，音樂並不是為宗教崇拜而有的結構，而是崇拜的化身。⁵

同時，牙買加的五旬節派清楚地否定非洲治癒傳說中的「迷信行為」，並以基督信仰中自由意志和基督徒的道德紀律取而代之。但無疑的，雖然基督徒認為在「揣摩不透的生物體道德問題」上持續遇到罪惡，但它們仍在儀式中以行動來表達，它們與古老的非洲儀式有一些關係。舉例說領洗的意義，以全身浸洗形式的浸禮似乎已套用到牙買加處境去，且容許屢次舉行（和與狂熱的追求附靈連結一起），否則非洲的治癒儀式便會被採用。⁶

3. 羅馬天主教會：一個嶄新的對話

在若干方面，有人會合理地期望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禮儀和儀式的象徵性深度，可提供多種多樣的意義，能為在牙買加的基督信仰本地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機會。可是，社會和歷史因素提醒我們，這可能為本地化工作產生不利，那就是教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和他們與霸權社會結構的關係，為非洲的奴隸帶來歧視。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禮儀不會有音樂的形式（和節拍），也不會在禮儀的實踐中有狂熱激情和靈恩性的特點；但它們卻是當時的非洲牙買加的訴求。

⁵ Austin-Broos (1997), p.4. 我更深的認為「福音派」的講道形式和風格，就是以相似的方式運作。他們常常引用聖經和重覆說教的格言，這種表現的作風是希望有精神上和情緒上的反應，而不是要求作概念上的解釋（也許就是更歐洲的講道形式的情況）。同時（這例子較似是崇拜的化身，而不是為崇拜而有的結構）。

⁶ 我故意把它括起來是對有關內容被禁止的考慮，但（顯然地）民眾求助於傳統的非洲醫藥——在牙買加稱之為“obeah”。在這情況下，有神授能力和精神領袖的個人能力就顯得很重要。然而，若就此歸咎於傳統慣常實行的一些禮儀行動的意義，卻是困難，也是不公道的。

越近期在牙買加的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禮儀音樂的發展，她的司鐸的講道風格越發富動態。在感恩祭和非感恩祭的禮儀中，尤其是為居住於城市和鄉郊的貧窮人民來說，個人證道的部份越來越具吸引力。不過，在恩寵與自由意志之間的根本張力，是否藉儀式中的慣常做法，或她的成員日常生活的見證而被適當地表述，那就不得而知了。五旬節派基督徒繼續批評羅馬天主教沒有舉行有迷信成份的儀式（即沒有深情地注入聖神——「恩寵」）和鬆散的道德規範（牙買加式基督信仰中的道德理性主義的至關重要東西——「意志」）。

在第一個工作坊中，我提出了三個天主教教會此時在牙買加必須採用的不同對話形式。⁷ 與牙買加五旬節派基督徒的重要合一對話，由天主教在禮儀實踐的協商促進；上文所述的新發展對過程十分重要。但往後所必須的則是真心真意的合二為一（恩寵和自由意志中不合弦經驗的精神上結合）。加勒比地區的「靈恩」運動的出現，在地方教會的司鐸間流傳得較廣，似乎這也十分重要。

就我個人與不同新教宗派交往的經驗，藉神操的分享，較容易成就對話和合一。透過聚焦在個人的、情感上的和有想像力的與基督相遇，神操像能給對話和分享禮儀預備背景（和機會），這是神學性討論所不能做到的。就這一點而言，由團體組合的表演媒體（音樂、舞蹈和話劇），神操最能產生預期效果。從某些意義上看，神操讓團體在一個劇場化的環境中與基督相遇（是我工作經驗之談），它具有精神澎湃儀式的象徵性深度，這在牙買加的基督信仰本地化上，證明是十分重要的。

⁷ 它們分別是合一對話（與五旬節教會的新教教義）；文化與文化之間對話（與非宗派的貧窮「基督徒」）和信仰與信仰之間對話（與拉斯特法里派教義）。

神操的想像幅度，是它能在象徵層面中結合和融合得到「靈性」空間。一如我早前提到的，在神學「世界」中知識不和諧和相互對壘的背景下，仍可讓意義變得多種多樣。

討論問題

- 如何解釋「中國禮儀」是不同世界的融合？哪些是創造和建立那些禮儀的重要方法？
- 利瑪竇在建立中國禮儀時，如何運用想像力和耶穌會士的魅力，為對話預備「空間」？
- 今天，與中國的文化對話將可以透過怎樣的模式進行？哪些是重要的對話團體？它們有甚麼分別？在對話中，甚麼「語言」是最有效的？